

一山放出一山拦

——游满蒙开拓平和纪念馆有感

宋声泉

结束了对满蒙开拓平和纪念馆的参观，收获与困惑携手而至，这种感觉仿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哲思名语“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一山放出”，首先是指行万里路的探访胜于读万卷书的空想，在图文、实物、视听等多媒介的展示中，相当系统地了解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过往，也实地体会了开拓团幸存者及其后裔的忧思。对亲历者的苦难，是可表同情的；对中日友好的追忆与反战和平的祈愿，是应该赞许的。

其次，谓之“一山放出”，是因为激活了我个人的儿时记忆。我的家乡是黑龙江省虎林市，生于斯长于斯十八年。那里也是开拓团所在地之一。然而，我是通过这次参观才知道，却也将我残存的记忆碎片连在了一起。

小时候，最常去的旅游地是虎头镇，在乌苏里江边与俄罗斯对岸相望，那里有日军地下要塞，即便是炎热的夏日午后，里面也是异常阴冷。那时平日里放学后玩耍的基地是一处刚开工便废弃的三层楼房，只剩下钢筋水泥的框架，据说是日军在建的糖厂，尽管内部黑漆漆，但孩子们一边提心吊胆地念着闹鬼，一边乐此不疲地前往探险。同去的玩伴中有一个田姓的孩子，外号“大象”，总被人笑话是日本人的“崽子”，在东北方言中，这个词并不美好，但也从不影响大家和他的关系，依旧是有说有笑地打打闹闹，听家里人讲，“大象”不是日本孩子，但姥姥或者姥爷是日本人。我现在猜想，他大概是开拓团遗孤的后代。

仔细想来，儿时的乡土教材中或许提到过作为侵略者的开拓团，大致会讲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故事。可是说来奇怪，仇恨听得多了也并没有影响去旅游和玩耍的愉快心情，也从来不讨厌与“大象”做玩伴。然而，模糊的历史认知还是在思维的深处发挥着作用，于是参观时了解到开拓团也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受骗者或被强行征召的身不由己者、日本投降后惨遭国家抛弃而大量死亡的受难者以及他们本就是日本国内经济危机中食不果腹的穷苦劳动人民的出身后，我吃惊地感到历史在其旋涡处向我展开了另外的一面。

但当我清晰地听到旧的历史叙事的大门被缓缓推开的同时，对浮云一般在眼前遮掩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警惕也油然而生。这便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的认知困境。

首当其冲的是，儿时记忆中依稀尚存的青面獠牙的侵略者竟也是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可怜人。能否在这两副面孔中找到公约数之所在？是受压迫的贫寒者在跨国之后摇身一变为压迫者吗？“优等民族”的偏狭心理与胜利者姿态如何影响到开拓团员的心理？倘若开拓团真的被恨之入骨，当地人又为何会不计前嫌大量地收养遗孤？完全只是所谓悲悯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吗？而如我一代的孩子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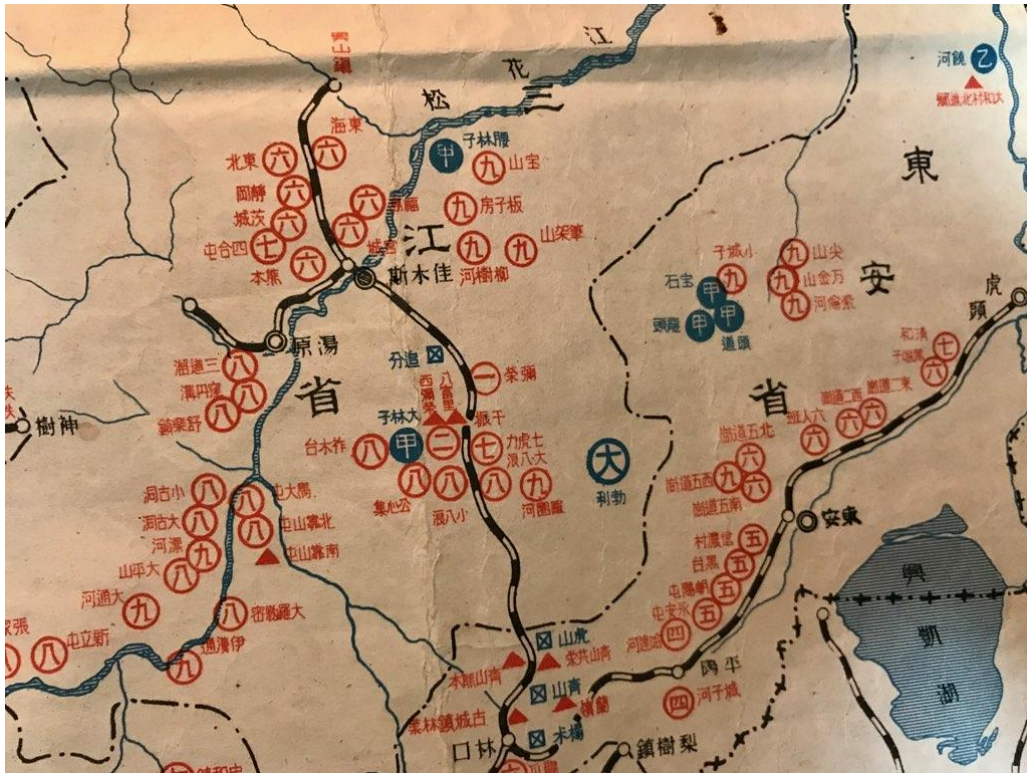
为何在课本之外很少听老辈人讲起深仇大恨的旧事？

由此，我辗转腾挪于相关的研究中，同时对这些文字都抱着审视的态度，小心翼翼，因为生怕被它们的情绪裹挟其中而不自知。同是回忆，为何有的人说开拓团与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而有的却说当地人受尽开拓团凌辱，暗无天日，吃白米被发现了都要挨一顿毒打？面对档案资料，不可否认，开拓团民入住的民房与耕作的熟地有相当部分是掠自当地的百姓；但又是提前通过日本东亚劝业株式会社一类的中介推行的，该怎么理解如此制造的压迫与开拓团民的关系？

在费了些周折之后，我查到我的家乡虎林有两个开拓团：一是 1937 年 6 月以古谷正雄为团长的黑嘴子开拓团，共 297 户，属于第六次移民；二是 1938 年 12 月以梅川胜卫为团长的清和开拓团，共 60 户，是第七次移民。两次共计 1000 余人，占地 400 多垧，同时每户配有一支枪。据资料可查，1941 年 5 月，虎林清和开拓团成员与邻村中国农民因土地和伐木之事，发生激烈冲突，开拓团成员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3 人，打伤 10 余人，其中重伤 5 人。时任虎林县长的日本人大濑户权次郎威胁中国农民让步，向日本开拓民赔礼表示和解，在县公署举行和解仪式，然后，由县公署付给每名死者 200 元，受伤者给部分医疗费而了结。从中固然可以证实虎林人民遭受欺压，但由处理方式看，这种欺压似乎并非家常便饭，草菅人命也不是能随心所欲的事情。

林林总总的困惑实际上都源自历史记忆的沼泽。表象是否是一种目的性的工具论的虚妄？一方面，国内的历史叙述需要打破屈辱史的魔咒，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嘶吼般的控诉，更不必给开拓团员都带上魔鬼的面具，这样是否会造成本值得牢记的历史在极端化的表达中被民众在日常里遗忘？另一方面，如满蒙开拓平和纪念馆这样以中日友好之名办展的场所，是否也不该回避需要面对的责任问题？在展览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当时开拓团与当地人民往来的情况，似乎也没有介绍开拓团员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妇女和儿童死于表达效忠的集体性自杀。

由此，我联想到贺桂梅对中国“反右”书籍出版的反思。她说：“历史当事人非常明确地将这段历史表述为一段‘施虐者/受虐者’的历史，表述为一段‘清白者’受难的历史。”同理，满蒙开拓平和纪念馆的展览对开拓团苦难的揭示和对造成其苦难的当权者的控诉，是否也是将自身表达为“清白者”受难的历史？我绝不怀疑纪念馆期望和平的诚意，但担忧的是如今的展览以集体名义描述的历史记忆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性质，是否会潜在地成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从而伤害中日人民友谊的同谋？当然，无论是对于开拓团所在区域的中国人民还是日本开拓团及其后裔，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敢于直面历史的拷问，或许双方都需要时间来慢慢愈合伤口。但毫无疑问，在各自单向度的历史记忆中拼出更为中立的图画，则是中日友好的深层基础，也是中日两国学者应肩起的使命。走出“万山圈子”的迷障，还需要更为超越的史观和更加超拔的心境，任重而道远……



图中右侧中部地区为虎林



从目前开拓团遗留下的民居来看，开拓团的房屋并非都是掠夺而得。因为开拓团的部分民房与中国东北民居有明显的区别，烟囱是砌在墙外的，炉、灶、炕等接触火的地方，均用标准且有编号的耐火砖砌成。因其坚固，至今有的仍作为仓储之用。